

李木匠的 春天

李圣祥◎著



改革开放正向深处推进，李木匠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走上了艰辛的拼搏之路，数年之后，当他回想一步步走过的路，无限的辛酸和无奈只有他自己才懂……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李木匠的 春天

李圣祥◎著

LI
MUJIANG
DE
CHUNTIAN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李木匠的春天/李圣祥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396-6458-3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1033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周 康 周 丽 装帧设计: 天恒仁文化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成都市兴雅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28)81142822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十一章	070
第二章	010	第十二章	080
第三章	016	第十三章	088
第四章	022	第十四章	096
第五章	032	第十五章	100
第六章	037	第十六章	112
第七章	042	第十七章	119
第八章	053	第十八章	125
第九章	057	第十九章	135
第十章	062	第二十章	140

第二十一章	148	第三十一章	221
第二十二章	160	第三十二章	226
第二十三章	166	第三十三章	235
第二十四章	173	第三十四章	241
第二十五章	181	第三十五章	246
第二十六章	187	第三十六章	254
第二十七章	192	第三十七章	262
第二十八章	197	第三十八章	270
第二十九章	203	第三十九章	276
第三十章	214		

第一章

那年头的小窑堡穷，盛产传宗接代的娃儿。生！你追我赶地生，你慌我忙地生。

“嗨嗨嗨！老祖坟冒的是青烟！又生了个猪。”接生婆子扬扬得意埋汰人，仿佛功成名就。猪算活口，命大、福大、皮粗、肉厚、不讲究，两把野草一哄，就能蹦蹦跳跳活着。谁不巴望自家的崽能像猪崽一样好养哩？媳妇临盆，当家的如没听到接生婆“又生了个猪”这种侮辱人的咋呼，就泄气，就猜定媳妇生了个赔钱货。女娃是要出嫁的，出嫁是要嫁妆的，还不就是赔钱货？

小窑堡家家都有几个“猪”外加几个“赔钱货”。唯村子东南角的韩三爷家惨些，人家多子多福，就他不中！韩三婶生下闺女韩圆圆后，肚子再没鼓过，求神拜佛都不灵。起初各路高人还给韩家指指路，后来干脆不指了，说养一窝不如养一个，老韩家的精华已全部集中到了独女一人身上。韩母将信将疑，带着独女去找刘半仙，报了生辰八字，刘半仙又看了韩圆圆手相，果然惊呼：

“不得了！不得了！文曲星、宰相命！”

刘半仙那撩人心弦的预言，始终在韩三爷家屋梁上萦绕。绝了后的韩三爷有了奔头，妞当崽养。韩圆圆就这么成了小窑堡第一个走进学堂的“赔钱货”。十六岁那年，韩圆圆出落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不用刻意打扮，便有一种朴素的、去雕饰的先天美。她无可争议地成了绵恒二中鲜艳的校花。成绩也是呱呱叫！各科老师一律看好。英语老师更上心，说她考个本科板上钉钉，是支难得的绩优股！二中学生历年高考都是英语拖后腿，英语老师表示，绝不能让韩圆圆输在英语上。于是，给韩圆圆开小灶渐渐成了他的惯例，不料被人杜撰成“花边”新闻流传！老师大她七岁，已为人父，夫人是个“醋罐子”。“醋罐子”不省事，笃定丈夫师生恋，就当场捉住正给韩圆圆开小灶的丈夫，现场为校内那片据说是李鸿章栽种的柳树林。林中的石凳上分散坐了不少晨读的学生，唯英语老师和韩圆圆以头对头凑在一起开小灶。

“醋罐子”开骂了，动静很大，引得晨读的学生围成一圈。琅琅书声瞬间变成嘈杂的起哄声。英语老师的脸红成了胭脂，一蹦三跳围绕“醋罐子”转圈圈。终是无法消解那口气，巴掌一抡，“醋罐子”的脸就爬上了五根手指印。

“醋罐子”牛高马大，哪里见过偷瓜的打看瓜的？只见她一边吸气，一边倒退三步，忽地一埋脸，两腿直蹬，坦克一样撞向丈夫。丈夫还算冷静，利索地揪住“醋罐子”影响见识的长发：“你作死？”

“醋罐子”不作死，作死的是英语老师。“醋罐子”胸有成竹，单刀直入地手猛一搂，就抓住了。只见威风凛凛的英语老师忽然两眼发直，红红的脸膛说白就白得骇人，双腿弯曲成马步一动不动，两手早顾不及女人头发了，十分迁就地捧住老婆捏他命根子

的手，满腹牢骚不敢发，有气无力地协商：“你捏我卵子？”

“捏着哩！明知故问有意思吗？”女人得势不饶人。

巾幗不让须眉，阴盛阳衰已成定局。英语老师相当被动，只有乱翻白眼珠子的份。

韩圆圆顾不得老师了，书本一扔，扯开腿疯跑。委屈的泪水哗啦一下模糊住视线，纷飞的杨花苍蝇似的撞击她的脸。此后，韩圆圆的成绩一落千丈，上课走神，不敢正视老师们的脸。她的心里莫名其妙和老师们有了隔阂，男老师不好主动帮助她，唯一的女性老师偏偏教着体育，只管体质不管素质。

韩圆圆自生自灭完成了高中学业。高考成绩一公布，她就发现两年高中白读了！别说本科，就连专科也没有她的份。

回家！唯一出路是回家种田。

这一天，绵恒镇的姑妈来了，来给韩圆圆提亲。姑妈是个好姑妈，资助了韩圆圆读高中。姑妈说韩圆圆基因随她，是个比姑妈年轻时还要漂亮的美人坯子！落在乡下可惜了，最不济也该嫁到绵恒镇。

姑妈给侄女介绍的对象叫杜诗经，绵恒镇的大户！很诗意的名字偏干着屠宰的行当。这行当是杜诗经从父亲手中接下，火着哩！小半个绵恒镇人的菜篮子，都装着杜家的猪肉。姑妈家买菜的市场里，有肉铺十几家，姑父即为其中的一个铺主。杜诗经给各个铺子编上号，发货、记账都喊男主“一号、二号、三号……”遇上女主就叫“一号家的、二号家的……”姑父家肉铺子编号为“六”，姑妈自然成了“六号家的”。可自从韩圆圆高考落榜，杜诗经再不喊“六号家的”了，而改口喊“姑妈”，并央求姑妈将自己纳为侄女婿。姑妈眉一皱：“丫头小着哩！可别耽误了你。”

杜诗经一急，拍着胸脯许下了“非韩圆圆不娶”的心愿。此

后，姑妈成了人上人，隔三岔五总能收到杜诗经送来的烟酒和名牌穿戴。姑妈精明，心里虽替侄女高兴，面子上却玩得杜诗经溜溜转，说：“丫头刚刚落榜，情绪低着哩！等缓缓再讲。”挨到丫头情绪恢复后，姑妈又说：“怪就怪我哥、嫂养了只凤凰，说媒的排着长队哩！再等等，看这绣球能否落在你杜老板头上。”

杜诗经始终等不到一句踏实话，就咬咬牙铁了心。再见姑妈时，他不多说了，只是将一张十万元的存折放到姑妈手中，姑妈推托不掉，就把折子揣进了荷包。

姑妈是有把握的，她已将这桩婚姻跟三哥、三嫂说了多次，把个哥、嫂乐得睡不着觉，三哥、三嫂和杜诗经一样，正急吼吼等她一句踏实话哩！后院茅坑的里里外外都被哥哥刷了白，卖猪得来的钱早被嫂子换了空调，显显赫赫装在丫头房间里。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只等佳婿登门。

当杜诗经的“大奔”光芒四射地停在韩圆圆家门口时，韩圆圆躲进闺房闩着门，没见过大阵势的韩三婶在大富大贵的佳婿面前很拘谨，怯生似的直朝韩圆圆姑妈身后藏。姑妈“咚咚”拍打丫头房门，开了门的韩圆圆偷偷瞄瞄杜诗经，俊俏的脸面蓦地红成熟苹果。

初次见面还算成功，这得益于杜诗经的身板和长相。杜诗经长长吐口气，心里像灌了蜜。他不再亲手和猪打交道了，他高薪聘了人打点生意，自己的精力全部转移到了韩圆圆身上。

然而，相处多了，了解便多。杜诗经原本藏着掖着的坏毛病渐渐毕现。嗜酒、抽烟、讲粗话，尤其动手动脚的嗜好让韩圆圆无法容忍。后来，韩圆圆便把杜诗经送她的裘皮、金饰等等悉数拒之门外。到了这地步，杜诗经已明白韩圆圆和他没戏，相当颓丧。可姑妈却竭力安慰，说：“丫头才十八岁，要点小性子正常，

哄哄就好了。”准丈母娘更是怕准女婿跑了，竟教了杜诗经一手绝活，说：“猴子不上树多打一遍锣噍！你要下精力陪我女儿多拉拉，拉拉就热乎了……”准丈母娘说这些话时，眼睛望天，语调神秘秘的，意味深长。杜诗经似乎明白了什么，再来韩家时，首先把自己和韩圆圆关在房间里拉呱。韩圆圆烦他，开门出去，杜诗经过来拦，韩圆圆使劲犟。杜诗经眼前就浮现准丈母娘意味深长的表情，这表情让他的理智瞬间消失。他把背部对他的韩圆圆扳过来，一把搂紧放倒在床上，像雄鹰搏兔那般凌厉、迅猛。韩圆圆一惊，拼命挣扎，但她的反抗面对杀猪出身的杜诗经简直是徒劳。牛高马大、眼疾手快的杜诗经把韩圆圆摁在床上，三下五除二扒下了她的裤子。

少女美妙的胴体霎时变成磁铁，牢牢吸引住了杜诗经醉了酒似的红眼。他的巴掌贴着她的下体拼命搓揉，嘴巴喷发出丑陋的喘息：“圆圆啊！我求求你了！”杜诗经庖丁解牛样娴熟地解开自己的裤子，控制韩圆圆的力度自然松弛。绝望中的韩圆圆趁机摸来床头柜上的剪刀，毫不犹豫对准杜诗经一顿乱戳。杜诗经捂着见了红的手，红头红脑驾着“大奔”溜烟逃回绵恒镇。待到伤愈返回韩家赔礼时，韩圆圆已经失踪三天。

韩圆圆离家出走的时候，天还没亮。一轮下弦月悬挂在西边的半空中，弯弯的，两头尖尖。透过晨雾，散发出朦胧的光，那光极虚，羞羞涩涩的，仿佛惧怕和刻意逃避即将喷薄而出的太阳。没错！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小窑堡凌晨的景色就是这样子。我当时正在这迷离、宁静的景色中忙碌。我看见韩圆圆急步走在通往外乡的黄泥道上，晨风迎面吹来，掀起她的齐耳短发轻轻地抖，月光也在抖，脚下的路以及路旁擦肩而过的老井仿佛都在抖。田间，深藏不露的虫们、蛙们叫个不停，像是齐奏迎宾曲，又像

在嘲笑韩三婶：你管得了身，可你管不住女儿的心啊！

韩圆圆心系远方，她的步子很快，只想快些逃离养了她十八年的狼窝。没错，她是说了“家像狼窝”这句话，当着母亲面说的。她对母亲怂恿、默许杜诗经学坏很恼火。母亲不内疚，反倒很是生气，嘀嘀咕咕埋怨她古板，说：“花总是要开的嘛，老娘十七岁就生了你，我也没说过你外奶奶（外婆）家像狼窝怂恿你大（父亲）学坏！”

韩圆圆深知妈的嘴大，不再抬杠。但不等于心服口服，她知道杜诗经还是要来的，她现在一想到杜诗经就恶心，她不想在“狼窝”里等待杜诗经来糟蹋，她选择了逃婚。

瘦瘦长长的黄土小道上，一条轻盈的影子在跳动，一个少女肩背一个印着碎花的布包，细细的长腿在迷离的晨曦中零乱地飘动。

东边的天刚露鱼肚白的时候，她已出村两华里，跑到了距我仅仅二十米的地方。我看见了，她却未发现我，她的心思都用在跑路上。她的步伐很急，不时将抖落到眼前的头发捋向耳后。这时，小窑堡的方向隐约传来她母亲的呼叫，声音跑到我们这儿时已是强弩之末极其微弱了，但我还是品出了韩三婶那声嘶力竭的味道。田间的蛙声戛然而止，仿佛也被那呼天抢地的声音镇住。韩圆圆回头张望，就看到一队追兵。来路不复安静了，被堂哥堂弟们嘈杂的声音填满。她的心一紧，急急扯开步子向东奔跑。

“站住。”我忍不住喊了一声，音调低而沉，但还是让韩圆圆惊慌失措、一脸绝望。她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兔子，垂死挣扎撒开长腿加劲跑。

“向东是死路！右拐，向南。”我压低嗓门及时给她支招，慌乱的韩圆圆愣了下，眼光冲这边一瞄：“李成俊吧？我妈请了你？”

你也来撵我？”

韩圆圆发现了我。我和她一样，都是小窑堡的子孙，我还是她的二中校友，高她一个年级，也痴长她两岁。最近两年，小窑堡尽出人物，头年我考上了高中，第二年韩圆圆也考上了。那位说了：考个高中算啥人物嚟？错！我们那里，当年的高中录取率仅百分之五啊！小窑堡的“猪”和“赔钱货”虽说一大阵，但我确实是小窑堡有史以来第一个高中生。韩圆圆就更出奇了！一个“赔钱货”上了高中，简直横竖十里找不到。两年后，她的命运和我一样一样，也被高高的大学围墙挡住。我早她一年离开二中，回家跟我二叔学了木匠，一年后，我掌握了木匠手艺，可二叔却结束了木匠生涯。二叔得了肺结核，繁重的木匠活是干不了了，只能逮点黄鳝捉点泥鳅补贴家用。我开始孤家寡人吃百家饭。收工后，还要帮着二叔下黄鳝笼。二叔因为肺病没了收入，药费开销却越来越大，不帮他点不行。二叔咳得凶时，这下笼和起笼的事全都落在我头上。明白了吧！我在那个迷离、宁静的凌晨正在逮黄鳝，并不是受韩母之邀来逮韩圆圆的。

现在起黄鳝笼的我和韩圆圆撞上了，我晓得她逃婚，屠夫杜诗经性急了！韩三婶偏又无原则！不跑才怪。我和韩圆圆搭上了话：“你妈没有请我。就是请，我也不干撵你的事，我在帮我二叔逮黄鳝哩！”

“你吓我一跳。”韩圆圆望望我，又望望渐渐近了的追兵，不再多嘴，扭头欲跑，却被我叫住，我说：“你别瞎犟！你照直向东就是在瞎跑！追兵个个英雄，你一黄花闺女逃不脱的！”我要她玩一手“灯下黑”，右拐向南，钻进玉米地深处，然后按兵不动，等风声过了再逃。韩圆圆猛然醒悟，一个右拐钻进玉米地。她弯下腰，不停地将阻挡去路的玉米秆拨向两边，开始了士气高昂的

孤军深入。成片成片的玉米秆已初步长成，一米七零的韩圆圆瞬间不见了。我的心忽然像被谁揪了下，蓦地失落到了顶点，那句“一别今后何日再相见”的歌词瞬间霸占了我的脑海，不由得朝韩圆圆消失的方向送一嗓子：“你去哪儿？可要保重！”玉米秆里有了回应：“放心吧！我去江城，那地方好！水旱码头。”我心头一热又一冷，几乎带着哭腔追了句：“能给我通信吗？”

“不方便呀！人家会怀疑我俩搞鬼的。”玉米地里的韩圆圆实话实说，“我们班的杨菊梅知道不？她和你们上一届的梁世忠对上象了，找到他们俩就能找到我。”

我还想说些什么，可玉米地深处已传来窸窣乱响，那是韩圆圆跑路的声音。

顷刻，世界宁静下来了。又过了一会儿，追兵上来了，我强迫自己镇定，边倒笼中黄鳝边主动招呼：“个个气吼气喘的！抢亲去？”韩圆圆堂兄弟们没正面回答抢亲的事，反倒火上房似的问：“成俊，可看见有人跑过？圆圆跟她妈赌气，跑了！”我故作惊讶：“跑了？一大姑娘咋能乱跑？赶紧找。”堂兄弟们一边应着“是是是”，一边抬腿向东。我提醒他们说：“我在此多时，鬼影没见一个，你们追反了方向。东边是赵集车站，距村十五里；而王集车站在西边，距村仅仅十里。谁愿干舍近求远的事嚟？该集中兵力攻王集嚟。”领头的堂兄大老憨一拍膝盖骨：“我也是这么说嚟，可我三爷硬说他家丫头精明嚟，会玩声东击西嚟。”

我忍着没笑，心里话：“不但会玩声东击西，还会玩灯下黑哩！”我顺水推舟向东边挥挥手：“那就听你三爷的！去赵集，赶紧去赵集。”

支走了大老憨领导的追兵，我一遍又一遍放眼横扫玉米地，郁郁葱葱，绿茫茫一片，哪里还能看到韩圆圆的影子。我心头涌

上一股难以言状的绝望。

在绵恒二中读书时，韩圆圆和我虽是同村，却没正儿八经说过话，碰上面总是笑一笑了事。可星期日或放寒暑假回到小窑堡后，彼此却自动相互招呼，偶尔还顺带开些小玩笑。打招呼和开玩笑时，彼此脸上红红的，心也蹦蹦跳跳的。不知韩圆圆如何，反正我的心里是甜甜的。这种感觉让我上了瘾，我总是设法寻找和她碰面的机会，韩圆圆去屁股塘洗衣服，我就装模作样去屁股塘担水，哪怕自家的水缸已满得不能再满也要去。我有两个能干的姐姐，有老将黄忠一样的爷爷，加上父母年富力强，家务和农活基本没有我的份。二姐常开我的玩笑，说：“你帮我们念书，我们一家帮你做田。”每当我自告奋勇跑去田间表示替家人分担时，父亲的大手总是直挥：“去去去！滚回去念书。”我就晓得父亲会赶我，我从来不争，很听话地掉头回撤。路过韩圆圆家门口时，我的脸虽然不偏不歪很正派，但两个眼珠子早弯成九十度斜进了她家。明白了吧？我去田间完全是遮人耳目的幌子，一来一回路过韩圆圆家门口才是我的真实心思。心思不在书上，高考自然落榜。我落榜那一年，韩圆圆进了毕业班。我就经常溜进土地庙，烧香磕头，要求土地公公保佑韩圆圆也像我一样落榜。土地公公果然公平，还真把韩圆圆安排进了小窑堡做田。我有事做了，一门心思设计圈套套她。当村长的父亲看出了个中门道，叮嘱二姐去和韩圆圆交朋友。二姐心知肚明，每每在韩圆圆面前夸我聪明，说我都会打八仙桌了。二姐的用意明显，她已在引诱韩圆圆上钩了。不久，二姐的红线真把我和韩圆圆拴上了。韩圆圆眼睫毛一挑一挑望我，没说一个不字。但她爹韩三爷却及时给我父亲传来话，先夸我有横有直有文化，后抱怨我父亲咋不早说，妮子已许

给了杜屠户家。韩圆圆坚持恋我，可她爹的眼一瞪：“咋？想翻天？”韩圆圆翻不了天，只好答应和杜诗经处处瞧。

名花有主，这让我死的心都有了！可自从韩圆圆用剪子戳跑杜诗经这个主后，我的心又活泛过来了，我不动声色隐在暗处等机会，万没料到等来的是韩圆圆的出逃。

我挑起几十节黄鳝笼默默走向二叔家，二叔家的蛋炒饭等着我吃哩！吃饱了好干木匠活去。然而，我今天的木匠活干得挺糟糕，怎么也定不下心来，砍下的斧头是歪的，料也刨得极不上线。我脑袋里装着的都是韩圆圆，她的临别赠言老是在我耳内回响：“我们班的杨菊梅你知道吧！她已跟你们上一届的梁世忠对上象了，找到梁世忠就能找到我。”我整天都在琢磨这句话，并琢磨出另外一番滋味来。总觉得此话弦外有音，像一种含蓄的表白。

我开始失眠了，胡思乱想，睡着了韩圆圆仍缠绕在我的梦境里不离不弃。我突然明白：陕北的情歌为什么那样呼天抢地、那样的肝肠寸断了！我的心随着情歌的旋律飞了，飞到了隔山隔水的江城。

第二章

盲流、向南、过江。乖乖！江城这么大！电影上的东西原来不是诌的！然而，兴奋和新奇都是短暂的。这座城市很陌生，我举目无亲，全部家当就是几样干木匠活的工具。吃饭是个问题，住宿是个问题，但若重返农村那么这一辈子都是个问题。凡是在外闯荡的民工都一样，我们既害怕饿肚子和居无定所，又眷恋城市的繁华和明天的迷梦，何况我还揣着一份沉甸甸的相思。每当

夜色蒙住桥档，我都精心整理一下自己，然后沿梯登上桥面。这个时候的中江桥上满是人，都是出来逛街看夜景的。中江桥横跨青弋江，距青弋江与长江交汇处仅有百米，站在桥上，长江风景尽收眼底。桥北的人向南走，桥南的人向北走，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两侧人行道上晃荡的都是人头。只有我另类，既不南也不北，更不看长江之上来往穿梭的楼船。我就靠在桥中的灯柱上，借助灯光找人。我坚信韩圆圆总有打桥上过的一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她就突然站在我面前笑。尽管久久没能遇见她的笑脸，但我并不气馁。我坚信：十网打鱼九网空，干到一网就成功。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我曾经喜欢的《忆江南》简直胡扯！日出的时候，我就站在中江桥上面对长江，我看见的是由江面涌过来的水汽，湿漉漉的，白茫茫的，染得弋江两岸如烟如雾，整座中江桥仿佛浸泡在雾霭中，根本看不清百米之外的江水是红是蓝！却比《忆江南》中描写的风景漂亮许多。太阳一照，巨龙一般的桥体闪着银光，像一道虹横跨弋江南北。我无数次直立于彩虹中央，目送着匆匆赶路的上班族，多么希望在这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流中寻见韩圆圆的身影，可现实回报我的仍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八点一过，桥面渐渐安静下来了，接下来烟消雾散，我也两手空空烟雾一样从中江桥上消失。当我沿着桥梯下到桥档时，脑子里暂时没了韩圆圆，我得以压倒一切的姿势为生存而战。

我陡然变成一棵顶着风霜的老树，杵在中江桥档守候业务，身边立着半截枯竹竿，上面悬挂一块白纸黑字的广告牌，内容都是吹捧自己的木匠手艺。我看中桥档这块宝地是有道理的，江城虽美，却是个多雨的地方，降水量又随着春天的深入而不断升级。

这桥档就是个天然屏障，夜幕降临时，草席一铺，还是个不花钱的旅馆，下刀、下枪都不影响韩圆圆向我梦里走来。我就不信这个邪，朱元璋的辉煌从破庙开始，这桥档难道不能成为我冲向未来的起点？

桥档是个好地方，大凡好地方出入的人一定多。上下班的，买酒、买菜、打酱油的，还有上学的娃娃，都得由我面前过。城里的娃娃就是可爱，个个积极捧场，他们站在广告牌前攻读上面的字，接送的家长站一旁陪读。我不看他们，我看我买的报纸。报纸是《中江晚报》，五天前的，我已连带广告一字不漏看了三遍。看这许多遍干啥？遮脸呗！堂堂一米八六的精壮汉子，插着广告“卖”自己，终究是件别扭事。

我也有放下报纸的时候，只要瞅广告的是个成年人。我便放下报纸眯眼瞅他，像刘半仙给人看相那样瞅。我的眼光很毒，能分出苍蝇是公还是母，自然能分出谁是真正需要木匠的，谁是看热闹的无聊之徒。当郭福敏支稳自行车瞅广告时，我的心陡然一喜，直感觉自己有了指望。已经三天没揽上活了！荷包光得像沙纸打的一样，中午吃的两个大馍早已消化，可晚餐还不知道在哪！这位看广告的大哥可能就是菩萨派来的。

我迈前一步，轻咳两声，以示自己的存在。瞅广告的郭福敏把脸移过来，一边抖腿一边歪着脖子审视我。约莫过了三十秒，才问：“两毛钱漂过来的？”

我的眉一皱，心就像被针扎了一下。我家住皖北，来江城须过长江，轮渡费用两毛。这是实际情况，但真听到“两毛钱漂过来的”这几个字，还是觉得被人从祖坟上动了一锹。咋就是“漂过来的”？！而且只值“两毛钱”？！唉！漂过来的就漂过来的吧！没办法！人往高处走，高处的人自然向下看你。再说晚饭是主要